

# 爱玛

Emma

[英] 简·奥斯汀◎著 丁凯特◎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爱玛

Emma

[英] 简·奥斯汀◎著

丁凯特◎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## 第一章



爱玛·伍德豪斯小姐优雅、聪明、快乐又富有，上帝仿佛将最美好的恩典集中于她一身。她在世上已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，极少遭遇苦恼或伤心的事。

她是两姐妹中年幼的一个，父亲是位很有爱心的人，对女儿溺爱无比。姐姐出嫁后，她便担当起家中女主人的角色。她的母亲在很久以前就过世了，只在她心中留下一点儿模糊的记忆。不过，一位杰出的家庭女教师填补了这个空缺。

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家生活已经十六年，她不仅是个家庭女教师，更是这一家人的朋友。她非常喜爱两位小姐，尤其是爱玛。她们两人与其说是师生，事实上更像是姐妹。泰勒小姐脾气温和，即使在任教时期，也很少加以管教，如今，教师的权威更是荡然无存，他们就像朋友一样相依为命。爱玛十分天真率直，虽然她很尊重泰勒小姐的判断力，但仍喜欢自己做决定。

灾难降临了——只是一个小小的灾难，而且来得并不痛苦——泰勒小姐结婚了。她首先感觉到失去泰勒小姐的悲伤，在这位好友结婚的日子里，爱玛第一次悲哀地想象起未来。婚礼之后，新人离去了，餐桌旁只剩下她和父亲，没有其他人能为这漫长的夜晚助长气氛。父亲吃完饭后便上床休息了，只有她在炉前痛惜自己的损失。

她朋友的这桩婚姻拥有幸福的前景。韦斯顿先生的品格、家境、年龄及脾气都无懈可击，爱玛想到自己凭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慷慨的友谊促成这桩婚姻，顿时感到有些满足。但那天早上对她来说却是忧郁的，她无时无刻不感到泰勒小姐的重要，她回忆起她慈祥的容貌——十六年来一直是那样的慈祥——以及自己五岁时便从她那里学习知识，并一起嬉戏；回忆起她随时逗她开开心心，在她小时候生病时无微不至，让她心中时常洋溢着感激之情；在伊莎贝拉出嫁后的七年里，家里只剩下她们两人，两个人推心置腹，无所不谈，那更是美好的回忆。她是个难得的朋友，既有才华、知识，态度又极谦和。爱玛尽情地向她倾诉自己的各种想法，而从未发现她的慈爱有任何瑕疵。

她该如何忍受这种改变呢？是的，她的朋友距离他们不足半英里远，但爱玛意识到，半英里之外的韦斯顿太太一定与当初的那位泰勒小姐有着天壤之别。尽管她天生便具有优越感，却面临着孤独的可怕。她热爱自己的父亲，但他绝非她的合适伴侣，无论是正经的、还是逗趣的话题都聊不起来。

伍德豪斯先生结婚时已不年轻，父女之间的年龄差距被他的模样和习惯衬托得更加显著。他体弱多病，也无暇培养心智，于是未老先衰。虽然他的爱心和脾气处处赢得人们的喜爱，但他的涵养一无可取。

相对来说，她的姐姐嫁得并不算远，只不过在十六英里之外的伦敦，但她并不能随意回家。爱玛必须在哈特菲尔德宅邸熬过十月许多漫长的夜晚，才能在圣诞节前夕盼到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，享受与人相处的喜悦。

海伯里是个规模不小的村子。尽管哈特菲尔德宅邸有自己的草坪、灌木丛和名字，但其实位于海伯里。然而，全村也找不到第二个能与它匹配的住宅了。伍德豪斯家是当地的望族，爱玛的父亲又是一位公认的绅士，因此她在村里也有不少熟人。然而，没有一位能代替泰勒小姐。面对这令人忧郁的

变化，爱玛只能胡思乱想，直到父亲醒来，她才不得不强装笑颜，好让父亲开心。他是个神经质的男人，有点忧郁倾向，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来往，在离别时总是感到很难过；他讨厌任何变化，由于婚姻总是造成变化，因此他从来不赞成，包括女儿的婚姻也是。他是个有点自私的人，很难理解别人的想法。如今，他不得不与泰勒小姐分别，于是认为：泰勒小姐做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。他认为她住在哈特菲尔德会幸福得多。爱玛微笑着，尽可能说些快乐的事，好将父亲的思绪从这件事上转移。不过，当茶点端上来时，却无法阻止他一字不漏地重复午餐时讲过的话。

“可怜的泰勒小姐！我真希望她能回来这里。韦斯顿先生为什么要娶她呢？这多可惜呀！”

“我可不同意你的看法，爸爸。韦斯顿先生是个优秀的男人，绝对值得有一位贤惠的妻子。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，怎么可能再跟我们一起生活，忍受我的种种缺点？”

“她自己的家？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？我们的家比她大三倍。再说，我的宝贝，你绝对没有任何缺点啊。”

“我们可以常去拜访他们，他们也可以常来看我们，我们应该时常来往。我们必须开始这么做，尽快去拜访这对新婚夫妻。”

“老天！我哪可能走那么远啊？兰道尔宅邸离这里那么远，我连一半距离都走不到！”

“不，爸爸，没有人想要你用走的。我们当然要坐马车去。”

“马车？可是就这么一点儿路，詹姆斯不会想套车的。当我们进屋拜访的时候，可怜的马儿该待在哪里呢？”

“把它们拴在韦斯顿家的马厩啊。爸爸，你忘了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昨晚我们已经和韦斯顿先生谈过这件事。至于詹姆斯，我敢说，他一

定会想去兰道尔宅邸，因为他的女儿就在那里当女仆。那可是你的功劳，爸爸，你给了汉纳那份工作，要不是你提起汉纳，谁也不会想到她——詹姆斯对你感恩戴德呢！”

“我真高兴当时想起了她，因为我不想让可怜的詹姆斯觉得自己矮人一截。此外，我相信她会是一名好佣人。她是个言行得体的姑娘，我对她的评价很高。每次我看到她，她便会很优雅地向我请安。而且你叫她来这里当女工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她开门时总是很小心，从不发出声响。我敢说，她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仆人。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来说，身边有个熟人该是多大的安慰啊！你知道，要是詹姆斯去看自己的女儿，她就能听到我们的消息。他会把我们大家的情况都告诉她的。”

爱玛不遗余力地鼓励父亲说出这些乐观的想法，而且还希望借着一副五子棋，让父亲愉快地度过晚上的时光。她要把遗憾藏进内心，不愿提起任何难过的事。棋桌已经摆好，但立刻又变得多余——一位客人上门了。

奈特利先生是个明理的人，年纪有三十七八岁。他不仅是这一家人的老友，又因为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，与这一家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他的家距离海伯里约一英里，是这个家庭的常客。这一天他比平时更受欢迎，因为他是直接从伦敦伊莎贝拉的家过来的，通报了住在布朗斯维克广场的一家人全都安好的消息。这让伍德豪斯先生兴奋了一阵子。奈特利的欢乐情绪一向能使他高兴，他那些关于“可怜的伊莎贝拉”以及孩子们的问题全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。之后，他一本正经地评论道：“奈特利先生，感谢你这么晚了还来看我们。我真怕你在路上受了惊吓。”

“不会，先生，今晚月光十分明亮，而且天气暖和——所以我必须离你的火炉远一点儿。”

“可是路上一定非常潮湿泥泞，希望你没有着凉。”

“泥泞？先生，看看我的鞋子吧！上面连一点儿泥巴都没有。”

“哎呀！这可就怪了，早饭时这里下过一场大雨，足足有半个小时。那场雨大极了，我甚至想劝他们延后婚礼呢！”

“顺带一提，我还没跟你们道喜，但我明白你们正在体会的痛苦，所以也就不急着说出口了。不过，我希望大家都勇敢面对，让这件事平静地过去。你们一家如何了？谁哭得最凶？”

“啊！可怜的泰勒小姐！真是一件悲伤的事。”

“恕我失礼，伍德豪斯先生和小姐。但我绝不会说‘可怜的泰勒小姐’。我很尊敬您一家，但唯独在成家问题上例外！无论如何，服侍一个人要比服侍两个人来得容易。”

“尤其是两个人之中还有一个如此异想天开、惹人生气！”爱玛嘲讽道，“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——如果我父亲不在场，你一定会这么说。”

“我相信的确是这样，亲爱的，”伍德豪斯先生叹了口气，“恐怕我有时非常异想天开、惹人生气。”

“我亲爱的爸爸！你不至于认为我跟奈特利先生真的这么想吧？多么可怕的念头！噢！不是的，我说的是我自己，你知道的，奈特利先生最喜欢挑我的毛病——那是个玩笑，全是开玩笑。我们的交谈一向有话直说。”

的确，奈特利先生是少数几位能看出爱玛缺点的人，还是唯一肯告诉她这些缺点的人。尽管爱玛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话，但她知道听在父亲耳里会感到更加不开心。因此，她甚至不想让父亲看出大家认为她并不完美。

“爱玛知道我从来不巴结她，”奈特利先生说，“但我并没有在指责谁。泰勒小姐已经习惯于服侍两个人，但现在只需要服侍一位，所以她一定过得很好。”

“嘿！”爱玛想转移话题，“要是你想知道婚礼的事，我很乐意告诉

你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举止得体。每个人都准时出席，而且展现出最佳面貌，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也没有露出难过的表情，不是吗？我们都觉得，只不过分开半英里远，每天都会见面的。”

“爱玛对任何事都能忍受，”她父亲说道，“可是，奈特利先生，她其实很难过失去了泰勒小姐。我敢说她一定会想念她的，比自己想象的程度来得多。”

爱玛扭过脸，强装出微笑，却止不住涌出的泪水。

“爱玛不可能不想念那样一位伙伴，”奈特利说，“要不然，我们过去也不会那么喜欢她了。但是，她知道这桩婚事对泰勒小姐来说有多么棒，也知道泰勒小姐到了这个年龄，成家对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，因此她绝不会让自己的悲伤盖过喜悦。泰勒小姐的每一位朋友看到她的婚姻如此幸福，都会感到欣慰。”

“你忘了一件事，”爱玛说，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——牵线的人正是我。四年前，当时大家都说韦斯顿先生绝不会再婚，但我还是促成了这桩喜事，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我得意了。”

奈特利对着她摇了摇头。她父亲天真地回答道：“啊！亲爱的，真希望你没做过什么媒，也没有预言过什么事，因为你说的话都会成真。拜托你别再帮人做媒了！”

“我保证不替自己做媒，爸爸。但是我必须帮其他人。这可是世上最有趣的事！尤其是在成功之后！大家都说韦斯顿先生绝不会再婚了——老天！可不是吗？韦斯顿先生已经鳏居了这么久，过得惬意极了，不是去城里做点生意，就是跟这里的朋友们消磨时光，不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——如果韦斯顿先生愿意的话，他根本不需要独自度过每一个夜晚。可不是嘛，韦斯顿先生当然绝不会再婚。有些人甚至谣传他在妻子死前发过誓，或是他儿子和舅





他殷切地跑去农场主人米歇尔那里，为我们借来了两把伞。

父不允许他再婚。关于这件事有着各式各样的谣言，但我一个也不相信。四年前的那一天，我和泰勒小姐在百老汇遇到他，当时下起了毛毛雨，他殷勤地跑去农场主人米歇尔那里，为我们借来了两把伞。我当时便下定决心，要替他做媒。亲爱的爸爸，我做得这么成功，你总不会要我就此放弃吧？”

“我不明白你说的‘成功’是什么意思，”奈特利说，“成功必须经过一番努力。假如你是经过了四年的努力才促成这桩婚姻，那就算得上十分周到。不过我猜，你所谓的做媒只不过为这件事做了一点儿计划而已。你在一个闲得发慌的日子自言自语说：‘要是韦斯顿先生可以娶泰勒小姐的话，对泰勒小姐来说可就太好了。’之后又这么自言自语了一阵子。这算什么成功？你有什么功劳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”

“难道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猜中一个谜题的喜悦吗？我真同情你。我还以为你有多聪明呢！猜中问题并不只靠着运气而已，其中一定还包含了某种天分。我只不过说了‘成功’两个字，就让你紧咬不放，我不知道自己这么不配使用这个词。你想象出了两幅场景——也许还可以有第三幅——介于什么都不做跟什么都做之间。假如我没有促成韦斯顿先生上门做客，也没有给他一些鼓励，没有在许多事情上制造机会，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结果。我认为你必须相当了解哈特菲尔德宅邸后，才能明白这件事。”

“一位像韦斯顿那样直率的男人，和泰勒小姐那种理智的女人单独在一起，就可以沉着应付他们自己的事。你的插手可能对他们毫无益处，而且还可能对你自己有害呢！”

“爱玛帮助别人时从不考虑自己，”伍德豪斯先生听不太懂，又打断他们的话，“但是，我亲爱的，请你别再替人做媒了，那不但愚蠢，而且还破坏别人的家庭生活。”

“再一次，爸爸，再替埃尔顿先生做一次就好。可怜的埃尔顿先生！你

会喜欢他的，爸爸，我必须为他找一位太太。海伯里没有人配得上他，他在这儿住了整整一年，房子那么舒适，再单身下去简直太可惜了。当他今天把新人的手放在一起时，我就有了这种想法。他仿佛也想接受同样的仪式！我对埃尔顿先生的印象很好，这是我为他贡献一些心力的唯一办法。”

“埃尔顿先生无疑是个俊俏的年轻人，而且是个好青年，我很敬重他。但是，亲爱的，假如你愿意向他表示关心，那就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顿饭。那将是更好的方式。搞不好奈特利先生也很想见见他。”

“我随时都很乐意，”奈特利笑道，“我还同意您的说法，那将是更好的方式。爱玛，请他来吃饭吧！请他吃最上等的肉，至于说太太，就留给他自己选择，相信他自己吧！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总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

## 第二章



韦斯顿先生出身于海伯里一个乡绅世家。他的家族在过去两三代时逐渐累积财富，跻身于上流社会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年轻时得到了一小笔遗产后，厌倦了家族的事业，于是投身军旅，这让他奔放的天性和对社交的兴趣得到了满足。

韦斯顿上尉是个受欢迎的人。靠着军队的关系，他结识了约克郡一个望族——丘吉尔家的小姐。丘吉尔小姐爱上他并未让任何人意外，除了她的兄嫂大吃一惊以外。这对傲慢自大的夫妇从未见过韦斯顿上尉，因此认为：这种关系对他们的地位来说是一种侮辱。

然而，丘吉尔小姐已经成年，对自己的财产享有使用权——她的财产在家族中所占比例甚小——谁也休想阻止她结婚。婚后，她被丘吉尔夫妇逐出家门，而她的婚姻则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多少幸福。她那善良的丈夫对于她付出的牺牲，始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来回报着。然而，尽管她有足够坚定的决心不顾兄长的反对，但是，对于激怒兄长的遗憾，却是她的决心无法克服的。同时，她也怀念过去的奢华生活。他们过着人不敷出挥霍的日子，即使如此，也无法与恩斯坎比宅邸里的生活相提并论。她并没有移情别恋，但她既想当韦斯顿夫人，又想当丘吉尔小姐。

韦斯顿上尉在大家的心中——除了丘吉尔一家——是个门当户对的佳

偶。但结果证明，这桩婚姻糟糕之至，他的妻子在婚后三年过世时，他比婚前更加贫穷，而且还得抚养一个孩子。不过，他很快就不要再为孩子的开销担心了，因为孩子很快就成了和解的媒介。由于丘吉尔夫妻膝下无子，加上对这名孩子的母亲深表同情，他们表示愿意领养法兰克。这位历经丧偶的父亲虽有种种不情愿，但在审慎考虑下，还是将孩子送到了富有的丘吉尔家。之后，他只需追求自身的舒适，并尽可能改善自己的家境。

他的生活急需一场改变。于是他离开了军队，开始从商。他的几个兄弟在伦敦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商业基础，这让他得到了开业的有利条件——不过也只是个小店罢了。他在海伯里有一栋小房子，他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那里度过。在繁忙的业务和交友的欢乐之中，他又愉快地度过了约二十年。这时，他的财富日渐充盈，足够买下海伯里隔壁的一小片地产，而他长期以来渴望的事——与像泰勒小姐这样一位没有嫁妆的女人结婚，也能够获得实现了。

让泰勒小姐嫁给他的计划已经进行一些时日了，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在买下兰道尔宅邸后再结婚的决心。他盼望买下那间宅邸已久，一直在努力地工作着，直到一切终于成为现实。终于，他买下了房子，娶到了太太，开始了新生活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幸福的生活。他从来不是个忧郁的人，即使是在他的前一次婚姻中也是如此。但是，他的第二段婚姻却向他证明了一位聪明、可爱的女人能带来多大的喜悦，也证明了选择别人比被人选择要愉快得多，让对方感激也比感激对方更加快乐。

他喜欢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思做，他的财产完全归自己管。至于法兰克，他已经逐渐成为他舅舅实际上的儿子，领养的关系早已公之于世，并且会在成年时获得丘吉尔的姓氏。因此，他已经不需要父亲的资助，他父亲也毫不担心这一点。他的舅妈是个强悍的女人，连丈夫都对她百依百顺，因此韦

斯顿先生很难想象，儿子在这样一个悍妇的保护下，会有什么问题。他相信他们之间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每年都会去伦敦见儿子一面，并为他感到自豪。他在海伯里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是个英俊的年轻人，大家也都为他感到骄傲，并关心他的成长。法兰克·丘吉尔成了海伯里众多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，大家都渴望见他一面。然而，他从未光临过这个村子，即使大家常听说他要来拜访父亲，但这件事从未实现过。

现在，大家都心想，父亲新婚是件大事，儿子这回总该来拜访了。无论是在佩里太太与贝茨太太和小姐共进茶点时，还是在贝茨母女回访时，在这件事上都没有任何异议。法兰克·丘吉尔先生终于要来了，这种希望随着他寄给继母的贺信得到了加强。一连几天，海伯里居民之间寒暄中都少不了韦斯顿太太收到的那封信。“我猜，你一定听说过法兰克·丘吉尔先生写给韦斯顿太太的那封漂亮的信吧？我知道那一定是封美好的信，是伍德豪斯先生告诉我的。伍德豪斯先生看过那封信，他说他这辈子从未看过那么棒的信。”

那封信受到了高度重视。当然，韦斯顿太太因此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。信上的内容礼貌备至，令人愉快，证明他是个善良的人。他们的婚姻受到了来自各方的祝贺，这封信又是最受欢迎的。她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她的年纪已十分成熟，很明白大家对她的幸福有怎样的看法，唯一的缺憾便是必须与朋友们分离，不过他们之间的友谊绝对不会因此淡去，谁能忍得了与她分开呢？

她知道，爱玛会时常想念她，而她也是。她难过地想象少了她陪伴的爱玛会变成什么样。不过，可爱的爱玛性格并不懦弱，对于眼前的局面，她比多数的女孩更有能力应付，她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去克服小小惆怅。她欣慰地想到兰道尔宅邸与哈特菲尔德之间的距离如此接近，即使一个女人独自步行



据说，有人看见佩里家的孩子手中拿着一块韦斯顿太太的结婚蛋糕。

也很方便；而韦斯顿先生的脾气温和，经济富裕，这些条件都不会妨碍他们在未来一起消磨半数的夜晚。

泰勒小姐常常为了自己成为韦斯顿太太心怀感恩，除了有些时候觉得遗憾之外，她的满足——不只是满足——她的愉快都是那样的真实。

爱玛很了解自己的父亲，但当他们在舒适的兰道尔宅邸与韦斯顿太太道别，或是晚上目送她陪丈夫坐上马车时，听到父亲仍然用“可怜的泰勒小姐”表示惋惜时，爱玛感到十分诧异。每当韦斯顿太太离开，父亲没有一次不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可怜的泰勒小姐。她要是能留下来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
泰勒小姐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——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不会再对她表示怜悯，但几周以来的交往为伍德豪斯家带来了些许安慰。邻居们的祝贺声已经消散，人们也不再拿这件伤心的事来嘲弄他，让他感到沮丧的结婚蛋糕也终于吃光。他认为，凡是对他有害的东西，对其他人也一定不利。于是，他诚挚地劝说人们不要再制作结婚蛋糕。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后，他又设法劝阻任何人吃蛋糕，甚至不厌其烦地请教佩里医生。这位医生在不断追问下，尽管看起来颇为不情愿，仍不得不承认说：结婚蛋糕也许的确对很多人——或许对大部分人的健康都不好。这个观点证实了伍德豪斯先生的看法，于是他便希望说服新婚夫妇的每一位访客。不过，蛋糕还是被吃光了，而他的好心直到蛋糕消失殆尽前一直无法消除。

海伯里流传着一种奇怪的谣言，据说有人看见佩里家的孩子手中拿着一块韦斯顿太太的结婚蛋糕——但是伍德豪斯先生绝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。



### 第三章



伍德豪斯先生热衷于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社交。他很喜欢请朋友到家中做客。由于他久居哈特菲尔德，而且他的脾气温和，加上他的财富、他的房子和他的女儿，使得他能够在自己小小的交际圈内随心所欲。除了这个圈子之外，他与其他家庭没有多少来往。他害怕熬夜，也害怕大型晚会，除了遵照规矩来访的客人，其他人一概不来往。他算得上十分幸运，因为海伯里教区和邻近郊区的唐维尔寺——奈特利先生的住处——都很了解他的习性，加上有爱玛的劝说，使得他能够与被她选上的客人一同进餐。除非他不堪疲劳，他仍然喜欢晚间聚会。一个礼拜之中，爱玛几乎每天都会陪他玩牌。

韦斯顿夫妇和奈特利的来访是出于真挚的友谊，而另一位单身的年轻人埃尔顿来访，则是想用伍德豪斯家雅致客厅中的社交活动，以及他女儿的美丽微笑，来填补自己孤独的夜晚时光——而他绝不会被拒于门外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群常客，包括了贝茨太太、贝茨小姐以及戈达德太太。这三位女士几乎总是哈特菲尔德宅邸一请就来，而且经常是由马车接送。伍德豪斯先生认为对于詹姆斯和马匹来说，这算不上什么。假如一年只接送一次，反而会惹人埋怨。

贝茨太太是海伯里一位牧师的遗孀，她的年纪太大了，除了喝茶打牌之外，几乎什么事也做不了。她与自己的独生女一起过着单调的生活。尽管处